

自我欺骗

欺骗有时成功，但它往往自杀

自我欺骗 文/魂梦

欺骗有时成功，但它往往自杀。

自我欺骗（一）

只是茫然地在街道边走着。

眼前忽然就变成了校门口。望着其他表情各异一同涌入学校的学生，我向前迈出了一步混入了他们中间。

在人群中推搡着前进，然后逃入班级。

“哦，你来了啊。”紫霏正趴在她的桌子上。

我没有理会她在她旁边的座位上走下。紫霏扭过头来看着我，又转过头去鬼鬼祟祟地在地上的书包里翻些什么。我没去看她。

我把目光投到了黑板上。嗯，好，值日生把该擦的地方都擦了。——但不该擦的地方也被擦掉了。黑板最右边竖下来的“行为守则”里，有几句话被涂改或是擦掉了。我走上讲台把错误的地方改掉，把消失的地方补上，然后丢下粉笔走回了座位。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但是没几个人把这个头衔当回事。我原本自己也不想把它当回事的，但出于人最基本的原则还是承担了它。我因茫然的性格而出名——比如刚才我只是像个机械般复原“行为守则”，而对那些破坏者是谁毫不关心。我不想关心，关心这种事的任务就交给下一任班长吧。等到下一场选举时，他们肯定会帮我从这个位置上移下，找出一个更有用的人上台。

我不想与其他人交往，尤其是去揣摩他们奇怪的心理。那些破坏者的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做的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我都无法想清楚。

“想什么呢？”紫霏问。

“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喜欢涂写黑板？”我说了出来。

紫霏是那几个还认同我的头衔的人之一。至于有几个，我也不大清楚。

“那是昨天放学后那群女生做的，”紫霏指了指那几个在后排座位上汇在一起不知说些什么的女生，“她们是在欺负你，你懂吗？仗着你不会追究任何人这一点胡作非为。中学时期的女生就是如此无聊，想方设法只是为了找些乐子。说真的，你应该管管她们。”

“但那在本质上并不会改变她们顽劣的性格。”

“对，不会。但你要认识到这是一所中学里的一个班级，你是这个班级的班长，你从来没有被分配‘教导她们如何做人’的任务，你所要做的就是管住她们，即使是暂时的。”

“班长就交给你来当吧，我实在当不下去了。”

“你必须当，这对你来说是场试炼。”

老师走进了教室，后排那群女生一哄而散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了。

“什么意思？”

“依你这种麻木的性格，你将来肯定没法出人头地。”

“我从来没想过要出人头地。如果有可能，我想要尽量远离别人。别人看我没用，会对我厌烦，我对别人的态度通常也好不到哪里去。孤独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你更适合活在古代，但你活在现代，这个科技化的现代。你已经做不到如古人一样隐居山林了。”

“那我宁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自杀。”

“啊！？别啊！”紫霏的音调抬高了一倍，“自杀什么的你在想——”

她停住了，因为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包括老师。

“额——大家继续交作业吧？”

紫霏把书桌上的一个本子收进抽屉，又向书包里翻找着。

“跟你说话我都忘记了现在是交作业的时间，不过你也是难得的开口了。”紫霏掏出一本作业本摔在桌上，“不过我说这是一场试炼，是希望你能让自己有所改变。”

“改变的让自己足以接受那些人的破坏行为？”

“不是，我认为你至少要学会与他人交往。”

“你认为我们周围这一圈有人值得去交往吗？”

紫霏愣了一下，然后说：“所谓的朋友不应该只包括上帝，俗人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意义。”

我用默然的眼神看着她，同样也拿出作业本放在桌面。

“嗯，毕竟我自己也是个俗人啊。”

我发现紫霏比起周围那群俗人还是更接近上帝一点的，于是对她便多了点关注。反正我在学校除了学习和例行公事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了，若是真的要有所改变的话第一个朋友就从同桌交起吧。

“你好，我叫紫霏，请多关照！”紫霏开玩笑似地说道。

“你知道你这样看起来很蠢吗。”我说。

“行吧，但人不是什么时候都必须得聪明呢。你喝过酒吗？”

“没有。”

“那你应该至少也懂醉酒时那种傻乎乎的感觉吧。”

“所以说喝酒就是蠢。”

“你这个人怎么就说不过来的……”紫霏小声嘀咕着，“反正，言归正传，你现在得把我当朋友看待了。我嘛，老早就把你当朋友了，而你今天终于认同了我的身份，可喜可贺，喝杯酒吧！”

“那你就是蠢。”

“哎呀你这个人……”

紫霏又趴在了桌子上。她用手拍了拍桌面，发出四声脆响。

“男生真难懂啊，尤其是像你这种怪胎。”她揪了揪自己的耳朵。

“这就又回到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弄懂对方心理的问题了。”

“啊——没事！”紫霏又直起身来，“反正我就是来帮助你的。”

“我现在最想弄懂的就是为何你要帮助我。”

“嗯——大概是同情心泛滥？这样说的话用词不是很恰当啊。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性格所致。”紫霏用手指敲着桌面，“以后交朋友的时候最好别去想对方在想什么，如果这世上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友谊了。友谊是不问目的的。”

“好。”我觉得这确实在理。

我的观念里至少还是有“原则”一条的。既然这个人那么诚心诚意地想要帮助我，我自然会收下并感谢她。我斜眼向着右边望去，紫霏还在用手指敲着桌面，仿佛是在奏一首圆舞曲。我盯着她的手指，眼神发散。

“看什么看啊？”紫霏发现了我在看着她，收回她那只放在桌面的手按在了自己的椅子上。

“没事，你继续敲吧。”我说。

我之所以会想到圆舞曲，是因为我拉大提琴。虽然我讨厌与其他人在一起，但是在乐队共同演奏这种事我还是会接受的。话虽如此，我也只曾一次背着大提琴上台与他人合奏。什

么时候，在哪里，和谁，我通通都忘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首圆舞曲。其实家里是有乐谱，上周我还自己演奏过一遍。

圆舞曲的演奏所用的乐器并无专门规定，自由度很高，甚至刚刚紫霏用手指敲出来的声音都可以，只是声音还需要再大些。不过有人这样演奏圆舞曲的话恐怕是会被笑话的吧。人就是这样，向着他们不明就里的事情笑着。

我发觉紫霏在瞪着我看。不过她马上又撇过脸去，把那只手指放在桌上敲着了，嘴里似乎还哼着歌。我没听过她唱的歌，于是也不便再搭话。这时我又看向了黑板。

刚刚那节数学课上完后留在黑板上的解题过程还没擦掉。我自然地走了上去，想要找到黑板擦清空黑板。但左顾右盼并找不到，讲台与黑板槽里都没有。

不见了，我心想，肯定是被谁拿走了。先去隔壁班借来用再找吧。

我走下讲台，踏出前门前朝教室里望了一眼，视线刚好和紫霏撞上。她的手指还在敲着，眼里分明写着：“你倒是朝他们吼一声啊。”

我都忘了要管管这些人这件事。嘛，做个尝试吧。但是该怎么吼呢？我几乎没有大声说过话。

“请作乱者将板擦归还此处。”我尝试着大声说了一句。随即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声音就像那大提琴一样低沉而雄浑，是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或许也有我不曾如此说话的缘由。不过我说的这算什么话……？一点都没有“吼”的气势，倒更像是请求。

班级里像是沉默了五秒钟，然后紫霏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径直向我走来，另一只手里捏着个黑板擦。

“喏，在这儿便是了。”紫霏把黑板擦放在我手里，“不过说起来今天好像也不是你值日。”

“是我。”前排一个男生急冲冲地过来，“我来擦吧。”

我把黑板擦再放到他手里，跟着紫霏回到了位置上。

“你什么时候拿走的？”我问。

“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讲台上拿走板擦，因为没有人会盯着黑板看。”

那个男生把黑板擦完就回去了，我的视线落在了右边的行为守则上。

“行为守则的第一条便是对值日生的工作要求，第二条便是‘不得妨碍公职人员事务’。你们两个就这么触犯了行为守则，尤其你是明知故犯。要那行为守则有何用？”

“它的存在并非是因为我们的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如果我们都是上帝，那才不需要那行为守则。”紫霏说，“我明知故犯就是为了提醒你这一点。”

“我们把行为守则写上去，假装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上帝。这……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对，你说的没错。”紫霏的声音有些发颤，“你现在才发现吗？”

我看向紫霏，她脸色惨白着。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呢。”紫霏从抽屉里抓出一个本子，再带上一支笔向外面走去。

我没有去追她。她自然是有什么秘密，而秘密是外人不得知晓的。

再说了，我也想不到任何可以追上去问她话的理由，我也没有关心她的必要。

只过片刻紫霏便回来了，脸上带着些不似寻常的微笑。

晚上在家里把大提琴挪了出来，本想拿琴弓直接拉弦发出声音来但还是决定放弃。因为父亲实质上喜我拉琴。我便假装手里握着琴弓进行着无声的演奏。

虚假的演奏效果总比真实的演奏来得要差。本应高度集中精神力的演奏此时也总让我的思想开小差，我开始回想今天的经历。

没有起床时的记忆，可能是因为那不重要。到了学校之后，我改正那行为守则……

“……第二十一条，禁止诋毁他人，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第二十二条，禁止侵犯他人隐私

权。第二十三条，班级成员应实行对班干部的监督。……”我把那一条条行为守则从头背诵下来——在它被制定时我们就被强制要求背诵了，看起来那些人并没有记住。“……她们擦去了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来着。改了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是：在思想与行为上服从集体的指示。‘集体’被改成了‘个人’。”

我琢磨着这三条守则，试图搞懂它们背后的联系，以此理解那群女生的想法。尽管紫霏说她们“想方设法只是为了找些乐子”，但我还是想了解清楚促使她们如此无聊的缘由。如果紫霏真的想让我“管管她们”的话，那我应该去透析她们的想法从而“对症下药”。这并非交朋友，因此是需要弄懂心理的。

但终究是没有想法，于是先置之一旁，继续回顾经历。

紫霏离开之前似乎是因为听到“自我欺骗”这个词而发颤的。这对她很重要吗？影响了她的是“自我欺骗”这种思维模式还是“这个行为守则是自我欺骗”，又或者只是巧合？

恍然间我忆起紫霏那句“友谊是不问目的的”。那就不要对她深究下去了。

这时我才发现手中拉琴的动作早已停下。是因演奏完毕而停还是因专注于思考而停？我不可能知道。我只是把大提琴和琴弓收好，重坐回椅子上沉思了。

早上走进教室便扫了一眼黑板。该擦的地方擦了，不该擦的地方——也被擦了。又是如此。擦或改的仍是那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条，状况和昨天一模一样。我从面向着黑板的方向转过头来，看见那群作乱的女生正在四处逃窜。

“噢，看呐，班长要发话了。”有人说。

我拾起一只粉笔，再从一边拿起黑板擦。正想复原时，却想起了什么。

这些行为守则难道不是自我欺骗吗……？既然如此，还原它的意义在哪儿……？当它上面写着“好”的守则时，他们视而不见，而上面写着“坏”的守则时，他们一笑置之。他们终究是一群顽童，只是挂上了个中学生的名号罢了。

但身为班长的原则在呼唤着我动笔。真相和原则要选择哪个？

“嘿，”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我一时惊惧双手都松了开来，粉笔在地板上折成了两截，“在这儿干什么呢？不把书包先放下来吗？”

身后却是紫霏。紫霏歪过头去盯着黑板，说道：“这黑板又这样了？劳驾你复原它了。”她从我旁边绕过往她的位置走去。我把地上的两截粉笔和黑板擦捡了起来开始修正行为守则。

大约花了三分钟完成。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手里留下了两段粉笔。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站在讲台上象征性地攻击一下那群女生。不过你什么也没做，还站在黑板前愣了好久，我在班级门口等的都急了。你忘了你要去管管她们了？”紫霏从我手中夺过一段粉笔放在手中把玩。

“我无法理解这还有什么意义。既然这行为守则只是自我欺骗罢了，那它的存在与否也不会带来价值，修复它还很费劲。”我说出“自我欺骗”这四个字，一方面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在测试紫霏对其的反应。不过紫霏这次似乎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班级里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很守规矩的，这对他们来说也并非自我欺骗。”紫霏说。

“可我必须想办法治好这些作乱者，他们会毁坏这班级的风气，随之而至的会是一场混乱的风暴。”我说，“坏总是能破灭好。”

“班长大人，你这会儿倒是对自己的身份尽职尽责起来了呢。如果你早些如此的话，这些作乱者就根本不会产生。”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现在我是明晓了：所有的一切规则，都是一种自我欺骗。不只是这行为守则，校规，宪法，人最基本的原则，都在一次次的被打破。就连那宇宙中的真理也在被科学家们一次次地挑战。没有任何一条真正正确的规则。”

紫霏手里的粉笔停止了转动。她双目直视着我，从我手中再夺去一只粉笔。

“有一条规则，至少我认为还是有一条规则是可行的。”

“那是什么？”

“我还没法告诉你，就算说了你也无法理解它为什么有效。”

“为什么会这样？你懂吗？”

“我当然能理解。”

我看向紫霏，但半信半疑。真的吗？这个人真的知道些什么？

“那就请你教我理解吧。”我说，等待着紫霏的反应。

“顺带说一句，如果就算你不问我也打算教你的。”

紫霏把手中的两段粉笔举了起来，将它们拼在一起。破碎处完美地契合成一块。

“你看到了什么？”紫霏问。

“我看到了一只完整的粉笔。”我说道。

“对，你看到了它。这样就好了。”紫霏把那只粉笔递给我，我捧在手心里。

“你在教我什么？”我问。

“自我欺骗。”紫霏说道。

自我欺骗（二）

紫霏再拿走我手中的粉笔，把它按成两段：“看来你比我想的更快进入状态。”

她把粉笔放下：“所谓的自我欺骗不一定是坏的，如果掌握了它它就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一把利器，尤其是在对自我的心理调整这方面。无论此时正是快乐或是悲伤，对自我的心理进行欺骗都可以立即逆转心情。它也可以帮助构建生活的信条。”

紫霏在书包里翻找些什么，我则盯着她书桌上那两段粉笔。它们刚刚真的复原在了一起吗？从物理角度说，这不可能。但在我的眼里，它们至少短暂地复原过，是一根完整的粉笔，无论是看着还是刚刚捧在手心里都是这种感觉。

对我来说，精神的支配能力有强大到影响感官吗？这种人可以在读书时做到身临其境，直接让想象中的画面强加于感官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在我的记忆里，我过去未曾有过如此的感觉，但我相信，即使是欺骗自己这么一只短小的粉笔是完整的，将这种信念覆盖于视觉，触觉上也是很难完成的。莫非我是有这种欺骗自己的天赋吗？

紫霏拿出了一本本子，那本子我昨天就见过了。

“这个本子——是用于自我欺骗的。对我来说，要骗自己的事实在太多了，不得不记下来再时不时地翻看。”紫霏说，“这个本子被我划分成了四个区域，这里是目前区域Ⅰ的最后一页。当然，我还给后面留了很多空位。”

紫霏翻出了那面指着给我看最后一条。那上面写的是“在他人说道‘自我欺骗’时保持镇定”。应该是她昨天写上去的。

“你应该能理解，这种‘自我欺骗’的方法会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的性格从小就十分脆弱，如果不欺骗自己活着我就会感觉已经死去，如果不欺骗自己有着勇气我就会无法与人正常交谈。我清楚没有人是像我这样生活在幻觉之中的，因此我很忌讳别人提到‘自我欺骗’这个词。不过我认为我真的没有害怕的必要，便这么欺骗自己了。”

我沿着这一条向上看去阅读之前所写下的话。是一些类似于“早上不赖床”“上课时不被身边其他人所打扰”之类的可以提高生活品质的记录。看来这个区域Ⅰ主要是记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你弹钢琴？”我指着“在工作日晚上 9:00 前不弹钢琴”问。

“呃啊，我弹。”紫霏把本子往后翻，上面的“区域Ⅱ”一闪而过，然后指着一句话：“不向他人透露自己弹钢琴的事实”。

“这里是区域Ⅱ，从区域Ⅰ愈往后就是愈发深入我的内心的自我欺骗。一般说来，我只能给你看前半本本子。至于这句话……钢琴嘛……”紫霏又把手按在了桌上，但那变成了弹钢琴的手势，她的声调听上去有点犹豫不决，“我弹得很差，即使把一首曲子练个上千遍也无济于事。自我欺骗终究是脑海里的回音，能改变思想但无法直接改造现实。我弹琴就算再自信，再认真也没用。音乐天赋……我应该是一点都没沾到。但我真的很喜欢，也很享受弹钢琴，因此坚持了下去。”

“你都能有此般决心了，还要欺骗自己有何用。”我轻笑道。

我想起自己那架大提琴，然后想起父亲。不同于紫霏，从初学大提琴起我的成绩就一直是顶尖的，我也将大提琴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父亲认为正是大提琴的那种低沉，冷静的音色塑造了我如今这种茫然的性格。而我更愿意相信真实情况是大提琴因为我本质，天生带有的这种性格而被我弹奏的绝妙无比。或许事实的确如父亲所言的那样，那么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坚持的与父亲对峙的观念便是一种“自我欺骗”了。

我同样只是用自我欺骗为自己找到一个热爱的理由然后坚持演奏了下去。

紫霏也不知道我弹大提琴的事，于是我便告诉了她。

“看来我们真的很相似嘛。真希望哪天能开场音乐会呢。”紫霏说道。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弹了起来，虽然我没有学过钢琴但也能看出她的指法有些生疏。

“虽然你看上去是有自我欺骗的天赋的，但你是需要练习。放句老实话，在五官上创造或抹去一样事物要简单许多。想想……自我欺骗是一种心理作用，用心理作用来影响心理自然会对其本身有一定干扰，但在感官上就不会。所以，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练习任务……清空那片黑板如何？”

值日生算是一如既往地忘记课间擦黑板。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黑板看，努力想想它恢复到一片黑绿色的样子。这还算容易，黑板上白色的字迹在我眼中渐渐淡去而消失了。那所谓的行为守则也被我顺带抹消掉了。

“这么认真，估量着是成功了吧。”紫霏小声说道，然后离开了座位。我以为她要走出教室，但她却是迈向前边走上讲台，抓起黑板擦对着空旷的黑板擦拂着，让人感觉她只是在无聊取乐。所以她就是蠢。

但又像是有个小声音在我耳边说道我所见证之事的虚假性。一瞬间所有的字迹全部亮了起来，让人觉得它们出现的是如此突兀。紫霏举着黑板擦，时不时跳起一下擦着黑板。

这——应该算是紫霏在干扰我的练习。我像一个图像处理软件一样在紫霏的动态干扰下把画面中的字迹全部消去，但每当紫霏移开来时她原先站的位置的字迹就会显现出来。这样真的很令人头疼……我想了一想，直接欺骗自己紫霏的存在性，在每一帧中把她和黑板一同删去用一张干净的黑板图片替换上去。现在舒服多了。

“喂，你无视了我吗？”紫霏狠狠地用板擦敲在我头上，粉笔灰四处逸散。

“算是。”我这才反应过来紫霏已经从讲台上下来了，连忙回答道。

“感觉如何？”紫霏问道。

我讲述了我的感受。

“你真的能够很忘我地进入那种状态？”紫霏皱起了眉头。

“什么状态？”我问。

“就是那个时候——你说看着我的动作很滑稽可笑，还说我是蠢。你当时是真的十分投入了那种自我欺骗，以至于你都忘了自己在自我欺骗？”

“对，难道说这不好吗？”

“我只是太久没有过那种感觉了。可能是因为真的有太多要骗自己的事，把精力平摊下来每件事都会做的特别差。但进入那种状态确实不大好。如果连自己是在自我欺骗都忘了，那么最初在脑中播下的这种效果就会失去必要的控制。然后事情自然就会变得一团糟——比如你会永远也看不见那黑板上写着什么了。”紫霏低着头，但没有一种低落的神情，眼神却好似在搜寻些什么，“你之前可能觉得自我欺骗有点像毒品，但不是的。吸毒者一旦上瘾就无法自我控制，但自我欺骗者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下次如果再进入那种状态的话，就想想这句话：**别忘了你是谁**。行吧？”

“好的。不过你不打算把它放回去吗？”我指着紫霏手中的板擦。

“忘了。”紫霏撅起嘴走了开来。

我摇了摇头，试图把脑中有些混乱的思绪理清。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忽然对她的过去起了些兴趣。

她是在什么时候经历了这种状态？如果她被卷入了黑暗，那她又是怎么做到重见天日的？

看来每个人都真的很有趣。我倒是想去交几个朋友了。

写完作业后下楼。街道很安静，没有什么行人，也没有一辆车。我背靠在一堵白墙上，

抬头望着月亮。这样的意境倒是蛮适合拉大提琴，不过在街上拉是有可能被别人投诉的。

我把目光投在了路灯上。那是一种有些发黄的，类似于蜡烛的光的颜色。

就在这个时候做些练习吧。

“灯光全部熄灭下来。”我想道，把这个意念强加于脑中。

非常突然地，周围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转回身来看着那堵——看不见的白墙。我把脸贴了上去，深切地感受到一股光滑感。然后，我向后退出了两步，原地转了三圈。

现在无论是哪个方向都一样黑暗了。但那月亮还是挂在空中，成为了黑夜中的唯一光亮。只是它无法同太阳一般普照大地，只能作一种遥不可及的希望。在这种时候，我能比平常更仔细地描绘出月亮的样貌：它并非纯白，有些地方能看出浅浅的灰色斑纹，但它们丝毫不会干扰到月亮的整体亮度。甚至可以说，因为有那些斑纹的存在，月亮的其他部分反而更亮了。

一种深深隐藏于人类基因中的本能促使我的双腿动了起来，向着月亮的方向跑去。黑暗的世界没有在视力上给予我实感，因为无论跑到哪儿所能看到的都一样。但脚底板的压力和自己的脚步声明确地告知了我在移动。

猝不及防地我向前一扑摔在了地上。刚刚有一种下落的感觉……为什么这里会存在高度差？

这里是马路，我想起来了……

所有的灯光一同亮起，让人眼前一闪。随即我发现自己趴在马路正中间，不过幸好旁边没有人和车。柏油路硌着我的脸。这样可真尴尬，我爬了起来走回路边。

“这简直就是在玩火。”紫霏不满地说道。

今天早上过来黑板上没有涂改的痕迹。而且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条上也是我昨天留下的字迹。或许那群女生醒悟来了？无论如何，今天早上是不用忙了。然后我便向紫霏说了昨晚的经历。

“冒险是具有警示性意义的，更何况有车过来把我撞死也好。”

“你又来了……一天到晚什么死死死的。你别忘了，我不仅在教授你去理解那所谓的‘真理’，而且也在教你如何正常生活，不那么阴郁。”

“我最近比以前好多了。至少，以前都没跟你怎么说话。我们做同桌多久了？我是说，我们哪天开始做同桌的？”

紫霏摇着头。“我忘了。我还指望你能回想起来呢。”

我仔细想了想，但始终是记不起来。我从前应该真的是对身边人漠不关心的。

“话说回来，那真理是什么？我想不通为什么需要自我欺骗才能理解那真理。或者说你只是因为想让我……正常生活，然后整了个谎言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哦。那真理确实存在，不过现在告诉你还是有点早。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就多练练吧。你那大脑可怜的运行力根本承受不住满负荷的真理。”

“……你的意思是说，那真理也是一项自我欺骗？”

“不是。都是真理了，怎么还会是欺骗呢？”

紫霏的眼神看上去不像是在玩弄我。如果那个真理不是一项自我欺骗，那它还能是什么？我没能想通。

“反正以后是别再这样玩火了。而且你总是跌入那种忘我的状态，这有可能对你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远远不止是我上次说的‘看不见黑板上写着什么’，要是你自我欺骗自己已经死了，你就有可能直接停止思考而成为植物人甚至直接脑死亡。我觉得估计是你也不想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只是动了动脑就把自己杀死了吧。”

“说实话，不错的自杀办法，轻便快捷，随时可用。”

“请不要再这么说话了……”紫霏蔫了下来，“你有曾想过你的朋友们吗？或许你没有

其他朋友，或许你也没有把我真正地当一个朋友看待，但我是很关心你的。你不会觉得你死了我会很痛苦？我是一个和你同样的人，我们都曾是对生活的厌恶之人，但我已经改变过来了。你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紫霏都快说得哭出来了。这么一来我确实有些过分。

“你是我的朋友。”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只能想出这句话来应付她。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了久违的关心。

紫霏抬起头来看我：“嗯，谢谢。”她说这句话时平静地如同在夜间的小道上散步一般。

“你想确定一下我们的音乐会要演奏什么吗？”

“啊？”我完全没想到这事，“你昨天说要开个音乐会难道不是个玩笑？”

“不是玩笑。我想着要不然这个周末你就把大提琴带我家来得了。”

也不是不可以，我想道，至少在父亲这一关能过去，他如果知道我带着大提琴和同学去演奏应该会很高兴的毕竟他之前几乎都没见过我与他人合奏。说不定他还会开车把我带到紫霏家呢。

“其实也行。但后天就是周末了，不用准备吗？”

“所以我才问你要演奏什么曲子啊。”

我觉得我回答不上这个问题。除了那首圆舞曲之外，我会拉的也只有那些练习曲了。

“就各选一首自己擅长的吧。这样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紫霏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具体时间我考虑好了，就周日下午吧。下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会在家里等你。我家在……”她从书包里拿出草稿本往后翻，我以为她要把地址写上去，结果那里已经有一个写好了的地址了。

紫霏把那张纸撕了下来，递给了我。

“你怎么写好了？”我问道。

“因为我昨晚为这个音乐会做了准备。”紫霏的语气中有一种莫名的傲气。

我把纸接了过来，上面写的地址的“街道”是我所熟悉的，这说明她家离我家不远。其实也不可能远，因为我在校门口碰上她时，她是一路从远处走来的。

“嗯——”紫霏开口道，“就这么定了？”

“可以。这场音乐会除了我们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了，我父母也不在。你想多叫些朋友来玩吗？”

“不，我没有。”我除了她就没有其他朋友了。

坐在阳台自己的椅子上，看着角落里被黑色外罩盖住的大提琴。

我没能想到与父亲谈起“音乐会”的最佳方式。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对说服他这件事有很大把握。考虑到父亲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成功的概率又下滑了一级。

在想出我能构想到的最佳计划并且准备好后，我站起身来，径直走向大提琴，把它从外罩中拿了出来。我把它抱住，皮肤贴上那冰冷的琴身。

这能行吗？我不知道。我走到父亲房间门口，正要敲门，手又缩了回去。

失败的代价是什么？轻则把我从房间里赶出去，重则把大提琴砸了。如果大提琴被砸了……我不敢去想会怎样。我的手颤巍巍地抬在半空中，不知如何是好。

你要打开那扇门，我对自己这么命令道。然后，明明没有手在动的感觉，手却伸向了门把手——

我抬起头来，再一次把手伸向了门把手。这回有感觉了。

旋转了一下门被推开了。当门被打开，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他早已转了过来，双眼死死地盯着我和我的大提琴。我僵在了原地。看来我还没做好准备……

“滚。”父亲只说了这么一个字，有点像是 G 弦弹出来的声音。

我想要逃跑，但我的腿死死地沉在原地不让我走。嗯——你不应该逃跑的，你应该直接开口向他说话，这样就好了。

我听到了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声音，我跟着它念道：“我想要在这周末去我同学家弹琴。”尽管有那个声音的帮助，我还是十分紧张。

父亲像是在仔细地看我，把我全身上下扫了一遍。在我印象中，他从没有几次用正眼看过我。他只是看，漠然地看着我和我的大提琴。

他终于又开口了，声音像 C 弦——虽然和 G 弦差异不大。

“哪个同学？”父亲问。

那个声音又在说话。我跟着念道：“紫霏，我同桌。”我甚至都没法靠自己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父亲又沉默了。只是这次他没看我，而是转向了他的工作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什么时间？”父亲问。他并没有转过头来，而是在看工作桌后面的那堵墙壁。

“这——这周日下午。她说下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已经可以自己说话了，但仍结结巴巴。

“她弹什么？”父亲的这个问题让我意想不到。

“钢琴。”我说，根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是什么反应。

“那会很好的。”父亲说，“她家在哪里？”

我报了紫霏家的地址。

“我到时候送你过去。”父亲说，仍看着那堵墙。

成功了。我松了一口气，扶住了自己的额头，怀里的大提琴一下子撞在了脸上。

我把那首圆舞曲的谱子找了出来在家里练习。上次弹这么久的大提琴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当时在乐队里练习这同一首曲子，不大习惯与他人配合的时候。没关系，这次和紫霏的音乐会是我们两个人分开来弹的。这样的话，只要专心练自己的就好了。

自我欺骗。也不知为何，这四个字在我脑中像是留下了划痕一样，一直在不停地徘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们出现在了 my 眼前，随着音乐跳着圆舞曲。

我把后备箱的大提琴提在手上，又背了起来。合上后备箱目送父亲的车远去。

现在是周日的 12:30，我一吃完饭就来了。现在还是烈日当空，那就让太阳把我被空调冻住的体温升起来吧。这样的话，就能找到一些被冰封住的精神力了。

紫霏家从外边看起来像一座白色的城堡。我把目光投向二楼，隔着半掩的窗帘看到了一个微弱的人影。那应该是紫霏吧。她应该不会想到我中午就来了的……？

我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铃，然后把双手别在身后退着以便能看到二楼。二楼的人影果然不见了。我把目光放下来，结果发现那白色的门被推开了，门口站着紫霏。一时间我有些愣住了：她穿着的衣服也是一身白，要不是她的肤色和墨水般的黑发的话，我甚至会把她和眼前的房子的景象融为一体。

“站那么远干什么？快进来吧。”紫霏喊道，我便走了过去。

走进才能看到紫霏穿的是一身连衣裙。房子内并不像外边这么白，看起来和正常人家也差不多。

“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还在吃饭……先上楼吧。”

我跟着紫霏走上了楼。可以看到一张圆餐桌，上边是菜和一个半满的碗。我试着去寻找刚刚在楼下看到的窗台，往那个方向看去时却又被惊到了——面前的这个房间和外边一样也是纯白色的。可以看到那个房间向外的阳台上，窗帘在摇晃着。

“那是我的房间，钢琴也在里边。你先去里边看一下吧。”

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神秘的房间。但我仍提步走了进去，踏入了寂白之间。

床，书架，桌子，椅子，衣柜，全是白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那架黑钢琴了，那静谧的黑色是这白色宇宙的一片影子，贴在它的边缘上。我在那黑色上看到了一个如同镜子反射般的自己。

那就是反射出来的镜像，而不是如同。我看着那个自己对自己提醒道。

继续看那钢琴，虽然我不太懂它。我把一根手指放在琴键上，轻轻按了下去。嗯，这个音调是……

“那架钢琴怎样？”从房间外传来的声音。

“看起来蛮好的。”我走出了房间，感觉光线暗多了，以至于眼睛一时无法适应。

“你是吃完饭之后就來我家的，还是打算和我一起吃饭？”紫霏问。

“我——”

“还没吃饭，那就快点坐下吧。”紫霏把我按在她座位对面的那张椅子上，然后回到了她的位置。

我把大提琴搁在一边，瞅了瞅桌面，自己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副筷子和碗。

“我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们是来举办音乐会的。”

“那你一定没有吃饱。看在我是主人的份上，你……最少也给我点面子吧？”

我沉默了。果然我是不太懂正常生活，与人相处的道理。于是我拾起了那双筷子。

“嗯，今天不能——嗯哼？”紫霏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我跟在她后面。

“这里这么亮，你眼睛不疼吗？”我问。

“习惯啦。”紫霏走向窗台，“不过……要演奏的话，光线应该暗些对吧？这样才有那种意境。”她说着，把白色的窗帘一拉，房间里顿时暗了下来。还好，房间里有什么都能看清，也不会刺眼。这时我才发现她的书桌靠着的那面墙似乎被什么纸贴满了。

“谁先？”我已经把大提琴拿在手里了。

“你吧。”紫霏用手示意我坐在她那张钢琴凳上。

我坐了上去，紫霏把她桌子边的那把椅子拉到了我旁边坐了下来。这时，我感觉房间好像更暗了，而且有什么说不清的幻影在空中浮动。我把它们想象成萤火虫，光线微弱不会破坏黑暗，却让这片黑暗变得更加协调。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闪着轻轻的荧光的画卷。

“哦，我感觉我好像听过……”紫霏悄悄地说道。

我继续拉着手里的琴弓，让自己进入一种全然放松的状态。在家里时有练习过，但在这里我却没法做到。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缺少在他人面前演奏的经验的紧张感？是因为紫霏看着我的那种眼神？还是因为……在空中飞着的这些萤火虫？

无论如何，演奏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完成了。这也不比放松时要逊色多少。我放下大提琴，眼前的萤火虫消失了。紫霏在用力地鼓着掌。

“真的是……太棒了。”紫霏看上去满脸通红。“我感觉我都不好意思弹钢琴了，根本比不上你。”她站了起来，“这样吧，我可以先去把碗洗了让我放松一下……”

我知道在她那个本子的区域I里有一条“记得洗碗”之类的话。我目送她走出房间，心想着自己也要放松一下。

我一个人坐在这昏暗的白色房间里的钢琴凳上发着呆。我的眼前不知为何又出现了了一只只萤火虫。只是，它们现在不发光了，只是黑暗中一只只虫子在我眼前转来转去。

我觉得恶心，站了起来把窗帘稍微拉开了一点。白色显现了。

有些无聊，我走到了紫霏的书桌前，看看都有些什么。

她的桌面正中间放着一张白纸，上边画了一个女孩。还只有轮廓，看起来有点像她自己。铅笔和橡皮就在白纸旁边搁着。那铅笔的笔尖直直指向女孩的脸。她看上去在微笑。

这应该是她今天早上画的。我抬起头，发现墙壁上贴满的那些纸是与这张类似的画。那些画上的女孩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种幸福的表情。从右下角备注的绘画日期来看，她已经这么做很久了。

我找到了她的第一张画。那个画中的女孩线条很简单，整个人构图也很怪异。但是她在笑，笑的很纯真。这个日期的话，她是在很小的时候画的……我把手按在那张纸上，感受着它的陈旧。

在这幅画的右下角，在日期的右下角，写着“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退了开来。她坚持欺骗自己以此重塑自己这么做了很久。我不知为何也笑了起来。

我把视线转向书桌的其他部分，粗略地看了一遍后，停在了桌子的下面。

刚刚椅子被紫霏搬走用于听我的演奏了。原本应该坐下时用于放脚的地方，却放了个箱子。

那是什么……？我蹲了下来把那个箱子小心翼翼地挪了出来。我似乎听到了一些……敲打玻璃的声音。

我把箱子打了开来，里面是绿色的瓶子。尽管我以前几乎没见过，但我还是一眼把它认了出来。

是酒。

“行吧，但人不是什么时候都必须得聪明呢。你喝过酒吗？”

“没有。”

“那你应该至少也懂醉酒时那种傻乎乎的感觉吧。”

“所以说喝酒就是蠢。”

我看向箱子里的那些酒瓶，里面盛着的深色液体貌似也在盯着我。

我站起身来，沉默着。一种直觉在告诉我，这个女孩一点没有把她最真实的那面展现出来。就算是我这个比其他人还要了解她的我，看到的也仅仅是她在纸上画出的微笑的自己。我把目光投向紫霏放在地上的书包，蹲下把它打了开来，在前边找到了那个本子。

本子被我翻到了区域Ⅲ。“第二十二条，禁止侵犯他人隐私权”……那个行为守则难道还有公信力？

“控制酒量，最多达到微醉。”第一条就是这个。

再往下看，也有数十条关于其他越界之事的条目。我第一个想到的并非她生活中未展现出的那部分是有多阴暗，而是有这么多越界的行为从未被我们发现过。

毕竟在大家眼里，紫霏就是个榜样学生：学习好，有责任心，不闹事，会与他人交往。

继续看下去，下面却与上边风格截然不同。上边可以说是一条条“命令”，下面却变成了一段段她的“思考”。我开始阅读第一段思考，但刚看到开头就颤抖了一下。

“奇怪的是，那个跟我坐同桌的男生也太过于沉默了一点。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有点对他感兴趣，在于他沉默的原因上。”

“可以说，作为过来人，我明白要问出缄默者的创伤之处是很难的。我也只能从他的行为去研究他。他似乎恐惧与他人进行‘友谊’的交际，但在学术或者哲学性的交流这方面十

分正常。”

“沉默，并非说一个人话很少，而是说他不会反抗欺压。他甘愿承受这些别人在他身上施加的嘲讽，而他自己也是假装看不见。这似乎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欺骗。只可惜它的性质十分恶劣。我认为既然我精通于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我可以帮他。”

“和我猜的一样，所有人都想有一个态度消极的班长。于是他们笑嘻嘻地把他抬上了王座，他也只能在上边端正坐好。但不敢说任何一句话去处罚他的子民。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王，能做的事充其量只有把自己流放。”

像是感觉到有人在看我一般，我猛然抬起头来。

紫霏站在房间门口，在用一种阴郁的眼神盯着我看。

自我欺骗（三）

我们两人都没说话。我猜是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开头，觉得回答对方要简单些。

僵持了好一会儿，紫霏向我径直走来，手伸了过来：“把那个本子给我。立刻。”

要给她吗？我不确定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她会因为我发现了她的秘密而与我绝交。我并不想失去这段友谊。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常规手段能够保证这个了吧。

有一刹那，我感觉那边的窗帘又被拉上了。房间里暗了下来，萤火虫围绕在这本子周围。

我猛然把书页往后翻，头低下来没注意到紫霏冲了过来。区域Ⅳ——我看到了那张纸的背面，萤火虫淡淡的光透过书页让纸变得半透明，我可以看到那里只有一行小字。

但在那页纸翻过来之前，紫霏用她的双手把我推倒按在了她的书桌上。我觉得我头底下是那幅画。

紫霏粗暴地把本子从我手中扯走，然后保持着那个姿势俯视着我。我们眼睛间的距离不超过三十厘米，我感觉到她的双眼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空洞感。

她把我松了开来，走到了一旁。我的背被书桌硌得生疼，把腰重新直了起来。

紫霏没有开口，而是走到了那个放酒的箱子旁。她用力从里面拔出一瓶酒。里面的液体在萤火虫的照耀下闪烁着，像是银河的倒影。

她走出了房间。我没有动——我的双腿已经麻木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还会有更多事情发生。

在萤火虫漫无目的地飞行不知多久后，紫霏走了进来，手里是两把酒杯。里面是红酒。她把一杯递给了我，我拿在手里。

“喝吧。”紫霏轻轻地念出这两个字。

我们两人都把酒杯递到嘴边。我感觉猩红色的液体在填充我的大脑。

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我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滋味。当我把酒杯拿开时，我已经感到思绪变得模糊了起来。我只喝了一小口，而紫霏手里的酒只剩下了半杯。

我们不约而同把酒杯放在了书桌上。我认为我是跟着她做的。

“你刚刚还在看区域Ⅲ吗？”紫霏开口问。她的语气已全然没有刚进房间时那句话冷漠。

“对。”我想我只能承认了。

“看到哪里了？”我甚至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关心。

“你说我被选举为班长。”我回答，并不敢放松下来。高度的紧张感冲淡了酒带来的迷糊。

“哦，那里……”紫霏低下头，从裤兜里摸出那显得鼓鼓囊囊的本子，然后翻到了那一页。她走到了我身边，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盯在那本子上。接着，她靠了过来，肩撞在我身上，手里的本子举在了我面前。

“你，你看吧。”紫霏的声音软了下来。可能是酒效发作了？

我顺着那里看下去，并且也把看着的话读了出来。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在看。

“他可能已经对被欺负习以为常了。我必须出手了。”

“我将其理解为一种惊喜。他不仅跟我交谈，而且也接受了我的建议，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直接说出了‘自我欺骗’这四个字。莫非他也是和我一样的人？”

“进展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反正，他乐意地接受了自我欺骗，而且我还打算举办一场音乐会。那时候应该能多问问他的过去吧。”

“我现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相似。我们曾经都这样沉默，我们各自的音乐是我们的生活，我们都会自我欺骗。我感觉我会对他产生依赖感——因为这份相似。但是，为

什么会这样呢？我将其理解为一种命运。这是上帝的精心安排，也是他在玩弄。我应当感谢上帝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

“这种惺惺相惜的心态正在疯狂地腐蚀着我的大脑。这是，这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对手，那颗早已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长到了连自我欺骗也难以掩饰的状况。我曾经觉得最初的那份阴暗和懦弱是最大的障碍，但并非如此。现在的我必须想办法克服这种状态。”

写到这里就没有了。我试图往后翻，紫霏把我的手拦下：“不行。”

“我在这之前看到区域Ⅳ只有一句话，但没看到内容，不过似乎很短。告诉我，”我转过头去盯着紫霏的双眼——应当说是逼视着她——我也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那句话就是「真理」吗？”

紫霏仍低着头，黑暗中看不到表情。她忽然从书桌上拿起她那杯酒，一饮而尽。我现在看到了她在微笑。一个古怪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和她画上的自己真的很像。

“是啊，那确实是。”紫霏把酒杯放回书桌，瘫倒在了地上。我吓得后退了两步。紫霏没有理会她那掉在地上的本子，而是坐在地上一把抱住我的双腿。

“你——你不要跑，这里只有你了。”她迷糊着说。

我看着紫霏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闭上了双眼。那本子还落在地上，应该够得到。

不，还是不要去捡了吧。她并不想让我知道那真理肯定是有原因的。在现在的她身上，那种对我的依赖感突破了所有的自我欺骗，使她重新成为了那个真正的自己。她需要时间适应。

在她准备好之前，我是不会去看它了。

过了一会儿紫霏的手臂就缓缓地松了开来落在了地上。她应该是睡着了。我找到并背上了大提琴，悄悄地走出了房间，一下子承受不住猛烈的光芒。我瞥了一眼洗碗池，那里还有几个碗。旁边也放着那瓶酒。

我走下楼，离开了紫霏家。回头看了眼这座白色城堡，内心复杂地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我才想起我没有通知父亲什么时候来接我。我身上没有通讯工具，紫霏家的门已经关上了。去喊她？还是不要吵醒她吧。这里离自己家实际上也不远，我可以走回去。

只是茫然地在街道边走着。一股醉意在使劲地往脑里冲撞，我欺骗自己清醒着。

回到家我把大提琴抛下，发现父亲朝我走了过来。

“音乐会如何？”他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中途出了这样的意外，紫霏也没有进行演奏。

“还算好吧。”我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既然如此，下个周末你可以再去她家一次。”父亲说，然后走开了。

我坐在阳台的那张自己的椅子上，盯着大提琴沉思。

走回来的路上已经把醉意全吹走了，现在我能清晰地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想想倒是觉得蛮奇怪的：明明一开始是她来救赎我，现在她却产生了对我的依赖感，使她自己的心理防线崩塌，轮到了我来救赎她。

我想我的任务并非使她的自我欺骗继续下去。她的依赖感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我们的自我欺骗这一点：沉默的孩子有很多，把音乐当作生活的人也有很多，可是这样的自我欺骗我们之间独一无二的。自我欺骗无法抵抗依赖感：依赖感来源于自我欺骗。让她的自我欺骗继续下去只会使她对我的依赖感愈发愈强——这不行。她应当学会自己活着，而不是依靠别人。

我需要让她和正常人一样，在没有自我欺骗的条件下生存。而我自己也同样。

那么，在这段救赎她的过程中，我应当自己自我欺骗吗？出于帮助她的目的？

暂时可以吧。现在我也只是刚开始自我欺骗，之后要放弃它很容易的。

放弃它……

我的身体颤抖着。我想起来了，紫霏的自我欺骗没有被完全消除。

一条真正正确的规则……

真理。坚不可摧的真理，依赖感也无法摧毁它，它凌驾于万物之上。

那句话——那句短短的话，究竟会是什么？

周一早上我走在路上，想着紫霏今天会是什么状态，以及该如何应对。

街道是灰色的，这座城市的雾在这里朦胧着。这也许是我在自我欺骗，街道原本不是这样的——

我愣了一下，前面的雾中浮现出一个我熟悉的身影。不对啊！但我应该不会看错人……

我奔上去拍了拍紫霏的肩膀，她吃了一惊但在看到我后缓和了下来。

“怎样？”我和她并排走在一起问道。

“不好，糟透了，一路上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紫霏的眼神里是一种慌张，“哦对了，你不会认为我怎样了吧——不过我没法习惯没有自我欺骗的生活。以前我也常有被人看着的不自在感，但我把它们都消除了，但现在我做不到了。估计是那种，那种，我对你的……”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好似在指望我能意会她要说什么。

“依赖感。我干脆地说了出来。”

“哦对！”紫霏似乎有点脸红，“是那种依赖感摧毁了我的自我欺骗。所以我只能靠你了——”

“没有问题。”你的「真理」还没有被摧毁呢，我心里想着。

“你同意了？我还以为你会拒绝我这个烦人的——”

“你知道你这样说自己很蠢吗。”我说。

“这句话听起来蛮熟悉的，但我有点忘了。如果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的话，我应当重做自我介绍——”

“你好，我叫紫霏，请多关照！”我学着她的语气说。

“听起来像是我说过话。”紫霏挠了挠头。

接下来的路上我们两人闲聊着，我却想起了些其他事情。

那个所谓的「真理」是否属于她曾经说过的“忘我”状态？

不可能。她是明知那「真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让自我欺骗无意识进行的。

但听她刚刚的话，就像她不知道那「真理」还存在着一样。

“我相信虽然过去你属于自我欺骗的状态，但你并非离开了它就一无是处，这种自我欺骗或多或少地从本质上改变了你，因此你的起点应该比最初时要好很多。”我说。

“对。”我看到有个同学从走道走过擦了一下紫霏，她整个人发着抖，“至少班级里这些人是谁我都还记得。而且与他们的交情我也明晓……”

“那就过去跟她们说说话。”我指了指那群常聚在一起的女生。

“你得陪着我。”紫霏拉了拉我的衣袖。

“好吧，我和你一起去。”我说。

我领着她走到那群吵吵闹闹的女生旁边。

至少紫霏的状态没有我最初想的那么差。既然如此的话，拯救她的行动应该也会比较简单吧。我趴在桌上，在一片夜晚的黑暗中关掉灯，让萤火虫在旁边飞。

接下来会怎样？我也许该考虑一下这类事情。她的这种依赖感是伴随自我欺骗而生的，既然她消失了那么依赖感接着也会下降。在吧紫霏救回来之后，无论是自我欺骗还是依赖感

都会消失，她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女孩，是大家心里的那个榜样学生。在这段事了结后，说不定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亲密下去，但就先想到这儿吧。

那么——到最后的话，我还需要这自我欺骗吗？我直起身来望着周围的萤火虫，伸出手来去触摸它们，立刻有很多光点落在了我的指尖上。

如果留着这萤火虫那也蛮好的，这自我欺骗就当成我和紫霏的相识的纪念吧。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似乎这间教室里的空气少了一些我熟悉的成分。但是，究竟少了些什么呢？

然后我看到了黑板上，右边的部分，行为守则消失了。

最近操心于紫霏的事都忘记了自己班长的职位。我走上讲台，拿上粉笔——这篇行为守则的内容我记得很牢。我曾经说这行为守则是自我欺骗，但当我在未来真正地去做一个班长该做的事时，上面的内容会被实现的。

我把手举高，开始写标题“行为守则”。我把那一撇划下来——

明明有粉笔在黑板上摩擦的实感，但黑板上面还是黑的发亮。粉笔的印迹一点都没有在上面留下。我没拿到一只谁在这儿恶作剧放的粉笔吧？我把粉笔头立在黑板上划过去一条横，上面显现了清晰无误的一条线。

看来能正常用啊。我把手再抬上去，试图写“行”。

又失败了，一划都没留在上面。这是什么情况？我尝试着用这只笔写其他字，结果是可行的。用其他笔来写，但它们全同这只笔一样。这是什么魔法吗？

我立刻想到了自我欺骗，但我确定自己从没立过有关这类事的自我欺骗。甚至从紫霏教我自我欺骗到现在，我都没骗过自己几次，之前每一次的自我欺骗我都能报上内容来。

“班长你在写什么呢？”有人在问。

“行为守则。你们不会都没注意到它消失了吧？”我说。

“什么行为守则？”那人回答。

果然这件事很怪。不仅写不上去，那些同学也忘记了它。我用板擦把用来测试的粉笔笔迹擦掉，走下讲台说道：“其实没什么。”然后走出了教室。

我在走廊上漫步着，眼睛盯着其他教室的黑板看。一模一样的，他们黑板上与我们类似的行为守则也消失了。我感觉无法理解这一切。

我颓丧地回到了座位上。紫霏还没来，不知道她对行为守则还存不存在记忆。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感觉萤火虫全都聚集在了紫霏的座位上，构成了一幅人形——一个闪着微微白光的紫霏。但我没法问她，因为这只是那个自我欺骗出来的想象。

然后紫霏走进了教室。

我立刻问她关于行为守则的事。紫霏有些吃惊，她转过头去看向黑板。

“它怎么消失了？有人擦掉它了吗？这些人怎么若无其事的——”

我把刚刚经历过的事告诉了她。

“只能承认这世上存在什么魔法了吧。”紫霏摊开双手。

除了魔法，我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阻碍我往黑板上写那四个字。我拿出一张草稿纸，往上面写字。出乎我的意料，“行为守则”成功地被我写了下来。

“写起来再贴到黑板上吧。”紫霏说。

我照做了，把行为守则一行行列了下来。然后我拿着它走上讲台，拿了一块吸铁石把纸贴在黑板上。

纸上的字全都消失了。我震惊地把纸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魔法？以及，为什么这个魔法想让“行为守则”消失掉？为什么我们两个还清楚……

至少现在还找不到答案。

萤火虫飞到了黑板上，在上面组成了行为守则。它没有消失，但只有我能看见。

我和父亲讨论了这件事。但他也同样忘记了。

一种恐怖的气氛充斥在我周围。为什么只有我和紫霏能看见？

因为——因为——我找不出理由来。自我欺骗是没有改变客观事实的能力的，它只能在主观意识中制造幻想。那除了自我欺骗，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至少现在还找不到答案。

周三走进学校，眼神一路掠过其他班级。行为守则仍然不在。而走进自己的班级所看到的还是一片空白。我又拿了只粉笔来实验，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

该怎么办？不会以后就一直都这样了吧。进一步地，如果有那个所谓的“作祟者”的话，他说不定还会搞更多的新花样。这一点这几天下来应该就能证实。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位“作祟者”。那会是谁呢？我自认为我是没有什么仇人的，搞不好那些人还因为我过去的“无为而治”而喜欢我。如果“作祟者”涂抹掉了行为守则，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同那群女生一样的“无聊”的人。不对，他不只是无聊，是有意识地反对规则的束缚。

班级里有这般倾向的人吗？据我所知，没有。那些女生也只是在玩玩罢了，必要时还是懂事的。而且，这种能让黑板上的字消失的事简直就是违反了这个世界的普遍规律——我可不得觉得我身边有哪一位超能力者。

紫霏进来了，叹着气。

“看样子这黑板还是很怪异，有什么新的怪事出现吗？”

“暂时没有。”我说，“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对我们做这种事，而且是这种不可能的事。”

“我猜……这是上帝做的吧？”紫霏小声说。

“你这个想法简直比这件事还要蠢。”我说。

“但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像我们两人的相遇本来就是一种巧合，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的安排。现在，他要开始玩弄我们。”

“假如你是对的，那为什么上帝偏偏就要盯着我们看呢？”我问。

“我不知道。人是无法反抗神的，我们还是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吧。如果这真的是上帝做的，那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紫霏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是有神论者？”我问。

“对。”紫霏说，“而且我很坚定地这么认为。”

真的有上帝吗？我不清楚。至少我从未想过自己是否相信有神存在。现在来想的话，我应该会选择相信吧。

如果是听天由命的话，那就不应该再担心下去了，还是处理一下紫霏身上的事吧。

我正想着接下来做什么，却听到了铃声。是学校广播——

“放学了？”紫霏嘀咕着，“不是刚开学吗？”

我看了一眼手表，是放学的时间。抬头看去，太阳也在西边。

“是上帝搞的鬼。”我说，“继续看他要做什么吧。”

如果那真是上帝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从目前来看，他做的事应该都没有在我和紫霏的关系上产生直接影响。昨天只是黑板出事，今天直接跳过了一大段时间，明天怕是要

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来。然后再往后看——他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紫霏说得对，人是无法反抗神的。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只能影响这个世界的物质。我可以尝试一下——

我让自己的思维置身于那间教室里，然后在里边想象出班级里的每个人来。成功了——整个班级在脑中被我自我欺骗了出来。构造这么多的人笨啦是很头疼的，但我甚至没什么感觉。只不过除了紫霏之外的其他人我都不大熟悉，他们的细节怕是会有点失真。

我坐在阳台上补回了今天损失的那段时光。不过这没有在现实意义上给予紫霏帮助。但我倒是确定了一点：上帝只能在物质上改变世界。能在精神上的话，他早就来阻止我进行刚刚的自我欺骗了。

周四上午。

当我走到校门口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今天这里没有往常的那些涌入学校的学生了。

我没有来早，有没有来迟。既然校门敞开的话，今天是没有临时停课。

我跑进校门再沿着楼梯向上，每一层都看不到人影。我缓下脚步慢慢走向自己班级的教室，轻轻地推开了门。

微弱的阳光通过门口照进了教室。我看到紫霏趴在她的桌子上睡着。

她怎么会在这儿？先别管了，把她叫醒再说。

我把紫霏轻轻地推醒了。紫霏一醒过来看到我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你怎么在这儿？”紫霏似乎是立即清醒了，“还有，几点了？”

“早上上学的时间。”我把手按在她头上，“你先说，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我可以一整夜都待在学校里监视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在放学后回来了，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等待上帝的降临。怎么样？他来了吗？”

“他来了，同时把一学校的人带走了。”我神情冷峻地说。

“怪不得上学了只有你来……”紫霏伸了个懒腰，背靠在椅背上。

“你觉得接下来要怎么办？”我把一只手按在桌面上，“如果连这个学校的人都没了的话，我怀疑明天这个学校就要没了。”

“如果连这个学校都没了的话——这是上帝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没法违抗他的指令。”紫霏站了起来，“和我昨天说的一样，还是听天由命。”

“如果他哪一天把我整死了的话，我至少还是想弄清楚他的目的的。”我干巴巴地说。

“别管他了。上帝是正确的，他知道的要比我们多。是他一开始建造了这个世界，他的眼睛无处不在，关注着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我相信他是有着正当的理由才做了我们经历的这些事的。至于那正当的理由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大脑装不下这宇宙的宏伟图景。既然我们是他创造出来的蝼蚁的话，那就让我们做些蝼蚁该做的事吧。”

紫霏绕过一片桌椅，走到了我的身边，然后拉住了我的手。

“去逛逛吗？”她问。

“去哪里？”此时的我有一种不知名的感觉——好像紫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只要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这空无一人的学校里走，也可以去外面的街上，也可以去我家或者你家。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趁死前多留下点回忆吧。”

我看着她，用着一幅难以置信的面孔。

“你真的觉得上帝会弄死我们？”

“我这么觉得。”

说完，她牵着我的手走出了教室。

我站在学校门口，和昨天一样没有人。既然如此，就回家吧。

昨天我和紫霏在路上走了一大圈最后在放学时分回到了校门口。我真的只是跟着她在陌生的街道上走，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发生。当我走了几公里的时候，我的腿已经酸起来了，但紫霏还是保持着原本的速度。如果这样的话，想必是她走过这里很多遍了，才对路那么熟，腿脚也使得上劲。

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她家。那大概是中午，紫霏问我要不要去她家吃饭，我同意了。她的父母不在，我本来想让她把上周日还没弹的琴补上，但她吃完之后就走出去了。

然后便在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回到了这里。不过那是昨天下午的事了。现在……这里没有人，和昨天一样。上帝是把他们弄消失了，还是让他们待在家里？我不大清楚。

但是这里没有人，确确实实的没有人。回家吧。

即使紫霏反复说“听天由命”，我仍是不想就此放弃。因为……我不想死。

不想死，这应该是人类拥有的共同心理吧。当然，不包括过去的我这类人群。紫霏现在是什么样？她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紫霏已经不属于“那类人群”了。所以，她应该也不想死。那么她为什么会坦然接受？是因为施害者是上帝吗？在有些宗教中，死在神手里被认为是至高的荣耀。还是因为……比如她认为上帝不会停下，最后世界会被毁灭？

可能性有很多，但似乎没有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答案。

去想这些可能性让我很难受。周末是要再举办音乐会的——如果上帝没有阻止我们的话。罢了，既然今天是周五的话，那就练练大提琴吧。

我背上大提琴走下楼来到外面。

月色很好，一切都很宁静。这让我想起了上周三那个追逐月亮的夜晚。而今天的话，这个月相……看起来过两天就要满月了。我伸出手去捏着月亮——当然这是发生在自我欺骗里的一一拿在手里，上下翻看着。

我把遥不可及的希望握在了手里，我这样告诉自己。

把月亮放回去后，我开始练琴，弹的还是那首圆舞曲。萤火虫随着乐声起舞，让人感觉到温暖。我的目光投向了路灯照耀下延伸到远处的马路，想着会不会有人或者车从这里经过然后听到我的演奏。

这是一首圆舞曲，我希望有人能因它起舞。

一瞬间萤火虫全都熄灭了。我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下一秒，我反射般地跳了起来。因为那脚下的感觉如同发生了地震一般。什么如同？明明……我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巨大声响。

楼层在塌陷，上帝继续着他今天的行动，而我则是因为震惊而僵在了原地，眼睁睁看着楼层在塌陷。我的父母还在里面——

当我缓过神来时，一切已经变成废墟了，而我刚好就处在这废墟边缘。我把手按在我脚边的那一块不成样子的混凝土上，再茫然地看向废墟。

没办法了，人是无法反抗神的。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直面死亡了，因为我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对他的挣扎，不会有任何用处。我哪里握住了希望？

我把大提琴收回套中，然后躺在了那堆废墟上。

闭上眼，我睡了过去。

一种巨大的悲伤和痛苦笼罩在了我的上方。我已经不想醒来。

但我还是醒了，在周六的早上。身边仍然是同样的废墟，大提琴也放在原地未曾移动。正常来说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一定会有人注意到的，但是没有。这一定是上帝在捣鬼。既然已经醒来，那就不应再继续沉睡下去。

我把大提琴背上，毫无目的地出发了。

接下来上帝会做什么？既然他昨天摧毁了这幢房子，今天他怕是要毁灭这一片地带。我能够做的只是一个蝼蚁应做的事——苟活下来。

死前我还有什么愿望吗？第一个是我想知道上帝的目的，但是否能得知只能凭运气了。第二个……我尽力回想着，但我想不起来了。

不过，在我死前我应该会知道那是什么吧。

我不知道在迷茫的状态下我走了什么路，但我能观察到周边正在发生异常——比如这条路上没有任何人影，那条路上交通指挥系统开始变得混乱，等等。如我所想的一样，上帝在毁灭这个世界。但这不是他自己的造物吗？他为什么要毁掉它？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紫霏家。和上周日见到的一样，是白色的城堡。我走到大门前去按门铃，才发现门虚掩着。没有犹豫，我把门拉开了来。

我往楼上走去，看到紫霏坐在餐桌旁，和上次是同一个位置。她甚至没有回头。

“等到你了。”紫霏的声音听起来软弱无力，“我猜你还没吃饭。”

“是的。我背着大提琴绕过桌子走到了她的对面。”

“那就快点坐下吧。”紫霏的表情看上去十分疲惫。

我把大提琴搁在一边。这桌面上早就放好了碗筷。这一次我可以说是饥肠辘辘，便拾起了那双筷子，我一坐下，紫霏就问道：“外面如何？”

“上帝已经疯了。”我回答道，“他今天就有可能把这里毁了。你父母呢？”

紫霏的双手搭在了一起。半晌，她开口道：“想必和你的父母一样。”

然后我们各自沉默不语。

我看到紫霏的墙上贴了几幅新画。那画的是她真实的自己，不再是用自我欺骗塑造出的那个她了。在上帝把我们弄死之前我们都逃出了自己的阴暗面，这使我稍稍有了点安慰。

拉开椅子，那个放酒的箱子还放在桌底下。在最后时刻来临的时候喝一口吧。

我向紫霏借了个望远镜，拉开窗帘站在阳台上观察外面。在目力所及之处还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混乱。上帝看上去是按顺序一步步扩大毁灭范围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待在这里，我和紫霏应该至少还能活几个小时。

离开这里又有什么用呢？都要死的，这里还有钢琴和大提琴，留在这儿多好。

这时候紫霏过来了，站在我旁边。

“你想说什么吗？”我放下望远镜问。

“外面如何？上帝什么时候会来？”

我把我看到的情况与自己的想法向她说了一遍。

“那我们就留在这里了。如果明天我们还活着的话，就再开一场音乐会吧。”紫霏说，然后走回了房间，招呼着我进来，“再在外面看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我回到房间里，坐在那张钢琴凳上。如那天一样，紫霏把她的椅子搬了过来坐下。

“你想说什么吗？”我再一次问。

“我们可以讲点故事，让上帝也听一下。”紫霏微笑着。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腿上，手指轻轻地敲着。

“你知道吗？我们这座城市有着一个传说。”她盯着我看，仿佛是在确认我是否在听。

“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有另一座城市同我们一模一样。那里有一模一样的我和你，一模一样的学校。甚至，还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上帝……说不准和我们是同一个。”

“那里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他们试图来访此处，但由于相隔甚远甚至连远程交流也无

法做到。所以他们不确定我们是否知道他们——但他们害怕，于是更愿意相信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发现与自己同样的存在，他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最后导致了那座城市里有很多人自杀，因为这种想法。”

“我愿意相信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同我们知道他们一样是一个传说。”我说道，“毕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话，那边的我岂不是现在也在和我说同样的话？”

“而且那边的我们也同样遭受着上帝的摧残。”紫霏说。

“如果有那个与我们相同的城市存在，那么应该也会存在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无数个我们。如果上帝只有一个的话，他总是忙不过来摧毁掉所有的我们的。”

“晚上怎么办？”我问紫霏。那轮月亮差不多快满了。

“你想跟我睡觉的话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说如果上帝在半夜的时候毁了这里怎么办。我不想睡梦中死去。”

“我没有关系。只要你在身边就好。”

紫霏对我的依赖感还是存在着的。

最后紫霏上床睡了，我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面对满星辰。萤火虫在我身边飞舞着。这可能是它们飞行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沐浴在微光之中，我回想起那个传说。

我想到了很有趣的问题：每座城市里的我们都是互相匹配的吗？另一座城市里的紫霏会不会依赖于我？不远处睡着的紫霏会不会依赖于其他的我？

刚刚所有的我都和我想了同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还真奇妙呢。

黎明初现。

从四点左右我少许地睡了一会儿，如今早晨的外面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不同。

紫霏还躺在那儿，陷于梦境之中。

我站起身来，忽然感觉地面在摇晃，我重心不稳摔在了地上。

怎么了？

我首先确定不是我们这座城堡塌了，不然我现在就不可能还在想这些。我重新站起来，发觉到一栋远处的灰色大楼崩塌了。要来了。

我回过头去，发觉紫霏正发出着迷迷糊糊的声音。应该被震醒了。

经过紫霏的房间，我回到了中间的餐厅。再进入别的房间——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房间——发现每一遍都有建筑物减少了。

上帝是把我们包围住了，并且我们是这个包围圈的圆心。这下真的是毫无希望可言了。

我回到了紫霏的房间。她已经醒了，坐在床上，盖着被子。

“外面如何？”紫霏说的还是这句话。

“插翅难逃。”我摊开双手。

紫霏下了床，走到阳台上去看了看。我等着她回来。

我的精神恍惚了，一直看着紫霏站在阳台上她却并没有回来。直到那种震动感再一次传来，我再一次摔在了地上，紫霏却稳稳地站在那里，好像知道它要来似的。

“距离上一次震动过了多久？”紫霏转过头来问我。

“十分钟吧。”我看了一眼表，“对，就是十分钟。”

“那么到这里的话……”紫霏抬头看着还未淡去的星空，“大概在下午。”

“我们可以在下午举办音乐会了。和上次一样。”我惨然一笑。

“你想怎样度过这个上午？”紫霏问道。

“让我帮你画一幅画吧。”我指着那面贴满画的墙说道。

我用自我欺骗把紫霏的模样投影在了白纸上。我拿起铅笔，开始描绘她的轮廓。紫霏站在我旁边看着，眼神没有离开笔尖。

每隔十分钟一次的震动提示着我们时间在流逝。在多震了几次之后，我甚至都忘记了震动。我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幅画作中，右手飞速地移动着。

墙上的这些画是紫霏自己画出的，想要表现她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她在外表上看起来都是在追寻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在自我欺骗时，紫霏画的是那个开朗的她；在自我欺骗解除之后，紫霏画的是那个真实的她，那个在追寻真实的她。

现在，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扭过头去看紫霏，和紫霏的视线近距离撞上了。

在她脸上，我看出的是那种……满足感。

“干嘛盯着我看啊。”紫霏红着脸说。

“这不是在画你嘛。”我重新转回到画作上，提起了铅笔。

时间比想象的过得要快。已经中午了。

紫霏把画完的画贴在墙上，刚好把整面墙贴满。

“想吃点什么？这是最后一餐了。”紫霏说。

“来喝酒吧。”我说。

紫霏没有再说话，只是抽出了椅子，把放酒的箱子搬了出来。

我们坐在餐桌两头，手里握着酒杯。玻璃相碰，两杯血红的液体摇晃着。

在饮下酒后，紫霏站起身来。

“我——”

突然间震动再次来临。我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震动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我们两人都摔在了地上。

过了好十几秒震动才停止。我奔向阳台，但还没跑到阳台就看到了外边的景象，脚步猛地停了下来。

外面什么也没有了。现在，这里只有我们这一座城堡了。

我走上阳台，结果发现下面的路面上出现了一层浅浅的水。看上去在上升。

“上帝想把我们留着最后淹死。”我笑着说，“开始音乐会吧。”

我把大提琴背在身上走到紫霏旁边坐到钢琴凳上。这样子让我感到好受点。紫霏深吸一口气，把手放在了钢琴上。但她的手没有再动，我看到她的双眼中显着一种茫然。

我轻轻地把手放在了她的手上，按了下去，发出四声脆响。

她推开了我的手，开始了演奏。

我静静地聆听着这旋律，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化作纯白，我和紫霏坐在这寂白之间的钢琴面前。接着我意识到自我欺骗把我的想象展现在了我面前。萤火虫消失了，上帝消失了，崩塌的房屋消失了，水面消失了。包围着我们的只有那片纯白。我伸出手去抚摸那白色，抓住了一把到手中。它好似液体一般从我手中流走，落在了同样纯白的地面上融了进去。我抬起头来看向紫霏和钢琴。就这样，一直演奏下去吧。

愈发强烈的水声把我拉回了现实。乐曲也弹完了，我怅然若失地站起身来走向阳台，向下看去。那水面汹涌着升高着。

“快到二楼了。”我说道，“最后让我再弹一遍吧。”然后我坐了回去。

我把大提琴拿了出来，放在身上，用不知为何在颤抖的手抓住了琴弓，按在了大提琴的

弦上。然后我奏起了那首圆舞曲，同样颤着声音。

“我可以一起吗？”紫霏说道。

“如果你也会的话，那么请。”我看着她。她的眼神里此刻变成了一种坚毅。

环绕在凶猛的波涛声中，我们两人合奏着。水面升了上来，渗进了地板，从脚底板往上涌，最终高过了膝盖。我的脚感受到了一股轻轻的浮力，在把我向上托去，但是水那沉重的力量又把我狠狠地压在地板上。我并没有去在乎这水面，只是一刻不停手里的动作，因为我们都想把它演奏完。

水面继续上升，浪声继续扩大。

圆舞曲结束了。水面已经到了腰部。已经没有更多的必要去看那水怎么样了，下场定是死去。而且，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过逃离。

“就这样了吗？”我问道。

“就这样吧。”紫霏笑着说。

水面继续上升，及至脖颈。我们两人静静地坐着，没有丝毫挣扎。现在她在想什么呢？

已经是最后的时刻了。有什么愿望吗？第一个是知晓上帝的目的。第二个是……什么？

狂风大作。在自我欺骗之中，我感觉其他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两人和水。就连那钢琴与大提琴也不再重要了。气流撞在我的脸上，让我差点睁不开眼。

“最后了！我还是想知道，那本子最后那部分唯一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在狂风中大喊道。

“上面写着「这个世界是真的」。”紫霏的声音越过重重浪涛在我耳边形成微弱的旋涡。果然如此，我心想。然后，我的意识从这虚假的世界中消失了。

自我欺骗（零）

你好。

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紫霏。如果说有什么是我能说的话，那么只剩下一个自我欺骗了。

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还活着。不过，既然我在和你说话的话，我应该还活着吧。

那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你不应该在这里。还有，你是来找我干什么的？

既然你不回应我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可以聊些其他的，比如讲点故事。

我这里有什么好故事吗？哦，有一个。

从前有个女孩子喜欢弹钢琴。但大家都讨厌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弹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她告诉自己她会好起来的，但那无济于事。即使有坚持下午的决心，自己的技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大家依然讨厌她，讨厌的是她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事上。

进入中学，她选择把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等到能把钢琴练好的那一天再展示给同学们看。她想要抛弃过去自己的面孔，想在新校园里塑造起一个新形象。于是她成为了班长，想将自己为他人服务的温暖的心与过去那些对她冷嘲热讽之人区别开来。

她的温暖第一天就受到了质疑。一群女生一上来就找她，问她如果她们以后要捣乱的话她可不可以置之不理。她当然作出了否定的答复，但那群女生率先向老师告假状以指控她，最终她被赶下了班长的职位。

她并未放弃，而是打算继续练习钢琴等待上场的那一天。

她时常去听一些音乐会，认为那可以陶冶自己的艺术情操。当校音乐会举办时，她没有去报名。她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选择暂时做一名听众。

校音乐会上给她留下最大印象的音乐是一首圆舞曲。那圆舞曲固然是动人的，但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的是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生，在轻轻地拉着大提琴。她感觉其他乐器的声音都被抹去了，只剩下那大提琴的响声。这个坐在角落里的男生在一群人中有的是多么的不起眼，发出的声音是何等微弱。但她还是听到了，并且只听到了那大提琴，因为她想要去听。

她在欺骗自己只能听到大提琴的声音。一瞬间，她悟得了自我欺骗的道理。

后来她开始寻找关于这个男生的信息。出人意料的是，她没有任何进展。不仅是在学校里没有看到过他，问同学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认识他，就连问当时同台演出的其他演奏者们他们说的也是“我不记得有谁拉大提琴”。

最后她只好去看校音乐会的录像。她把那首圆舞曲时的舞台的图像截了下来，用一个红圈圈出那个角落里的男生，然后发给了她认识的那名演奏者看。

“这里没有人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个人回答。

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想明白了。那个男生确实不存在，在校音乐会那天的那场演出上所有关于那个男生的部分都是她自己幻想出来的，她一直是在欺骗着自己他的存在。

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她渴望着一种心灵上的救赎。那个男生会大提琴，又和她一样孤独，是得不到他人关注的音乐家。尽管他是她的造物，她却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感。

当她弹着钢琴时，她感觉他就坐在她旁边。当她在自己的桌前画画时，她感觉他就站在她后面。就这样，这种虚假的陪伴在她无助时给了她无数的温暖。

可她也想做一名帮助者，而非一直受到他人的帮助。但她可以帮谁呢？

既然他一直在帮助她的话，那么现在就由她来帮助他吧。

她在脑海里构筑了另一个世界，并让自己的思维被欺骗成为了那个世界的那名男生。她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救赎他。她也想让他感受到温暖。

她成功了，他被她救赎了。她很幸福，她不想离开自己脑中的世界。

但意外发生了，她又受到了他的帮助。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里的她在这里扮演的难

道不是帮助者吗？

这是一个失败的世界。她毁灭了它，并再重新构筑起一个。但这个世界依然如此。

她每次在脑中对故事背景进行一次微调，希望以蝴蝶效应得到一个她想要的，只有她去帮助而非被帮助的世界。

在被创造出来的第 311 个世界中，她忽然理解了。原因是一句话：**别忘了你是谁**。那个世界里的她对她自己扮演着的那个男生说出了这句话。虽然那个世界里的男生并不知道这世界的虚假性，但那个上帝，这个世界里的她知道。

她看着自己身旁，那个她自我欺骗出来的他，终于才意识到她和他本是一体的。

他救赎了她，也是她在救赎他。因此，她的愿望从一开始就实现了。

第 311 个世界中的她和他最终救赎了她。最后，她将第 311 个世界毁灭了，终于鼓起勇气面向前方的现实来。

故事在这里就讲完了吧。那么，我现在重问一遍我最初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你是来找我干什么的？

那个第 311 个世界里的她觉得生活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知道那个世界是虚假的。但是她还是生活下去了，被救赎的她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即使它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假的。我也被救赎了。本来我可以生活下去的。

但是，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即使逃出了那 311 个世界。

我的「现实」，是虚假的。我生活在这个故事里，这个由某个人讲述的故事里。

所以，我想你是一个读者吧？

好的，我现在告诉你，这篇虚假的故事结束了。

THE END

